



社址上海  
望平街

# 申報

第二千八百四十一號

廣告  
 例刊  
 三英寸寬三英寸  
 高為一磅每兩月  
 費洋五角中縫全  
 及新開中縫加面

清濁第一靈藥

# 科發白濁丸

林氏為治白濁之唯一靈藥  
林氏經已過數十年之經驗  
止於此藥  
毒之能  
變方本  
半功本  
易見也  
者其藥  
有處服  
上請其  
路十南  
二號京

科發  
房藥  
白

也十向經恒管患事水外尿效夜遺雪

[illegible]

出 新 吸 請 房 藥 大 洲 五 海 上  
烟 香 貨 國 牌 城 長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屢受社會所推許，有補血生精，療治虛癆瘵之特效性，質和乎，無齡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每瓶洋二角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蟲毒，實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汚生新，身清便凡疥癬濕癬，竹節痠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藥驗如神。

每瓶二元

司公草楓弟兄洋南

第五 價值最高 的補品

麥精鯊魚膠  
能療男女婦腎臟諸病

第五週定期  
陰曆十一月初一發行

嗽咳晚早

金燦火烈 雙斧伐樹 如賽

昏迷呢。喉咯失音呢。那一樣都是從咳嗽引起點呢。故此早晚咳嗽。猶如斧代樹。火燄金。使得人身肩聳。喉啞。一都來。惟保喉止咳藥。是從咳嗽根源療治。不論傷風咳嗽。胃寒咳嗽。陰虛咳嗽。肺炎咳嗽。及婦女產後出嗽。青年色傷咳血。小兒驚風咳嗽。年老老嗽痰迷。雖咳到十年八年咽喉失音。氣管閉結。這樣危險症候。都能夠一服減輕。再服全愈呢。

保喉止咳藥定價洋七角半

服法詳列仿單

外埠函購即班回件

上海四路畫錦里口

美泰西藥行

西醫張世楷秘製

[illegible]

上海法界  
寶昌路口  
康里路博  
愛醫院外  
埠可從郵  
局函購寄  
一費加

英界五馬  
路西貢興  
里一百八  
十號興業  
莊本埠諸  
君可以就  
近購取

寄售處

脹臃

妙藥可以無憂如動刀性命必休

本主去日復何憂難斷之患已決非醫藥所能治者此工本  
年之苦心始覺此病之不平滿耳使天下之患此病者工  
本此刀創之厄括皆以水殺虫消蟲也此藥水氣和氣  
功能通達九竅虫毒眼大如斗以及一切氣腫眼腫  
血腫熱毒眼腫虫毒眼大如斗以及一切氣腫眼腫  
者服之無不應效也本神創結藥料本藥發售者無多  
不勝預定也無效勿誤速回原

定價 每打十二元 每打十三元 每打十五元  
外埠可從郵局寄費加一保險費

發行處 上海英界五馬路西良藥社  
經售處 上海英界五馬路西良藥社

上海德華大藥行 謹啟

德國  
萬國花柳會一著獎  
德國內服六零六發明與德華大藥行  
故德國內服六零六已將中國北京隨  
軍部各軍官去年之來函及各省名醫  
之保證得有正確之功效本行業舉集  
成期題名為德國內服六零六藥券以  
資信用茲因孫悟空變相種種六零六  
之出品不可窮詰事關熱心公益實則  
彼此誹謗以求施另思之異圖已非一  
朝一日之能審實况梅毒之刑乎其  
症候既變幻莫測若不以病人報告何  
敢自命靈藥但本行德國內服六零六  
已得世人之信用勢力必倍意外之影  
戲故一致登報與前以儆繼來冒德  
國內服六零六七字名義與後故書中  
國中西藥界勿効冒牌地位致受本行  
所取締也●本行德國內服六零六●  
六零六神丸●六零六神膏三種禁止  
假冒幸祈注意焉●上海新世界對面  
本行啓

##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一元四角 每打洋十四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痛 止



腎弱之  
朕毛宜  
速治腎  
此丸專  
治腎弱  
所致各  
病如腰  
背痛腎  
筋痛膀  
胱炎水  
腫小便  
有砂石  
便頻數  
小便短  
少等風  
著奇效

丸腎保製祕氏安兜



戲詠孟恩遠殺妻事

門內抵死懇求，一婦何嘗有二心。知否？凝睛中已覺一生生涯拋却大茶壺。

孟遠代職時，曾在東省妓院中，充大茶壺之役，感盛名威，軍可堪低首石榴裙，頭倚燈地隔新樣紅了元元線了看孟官督時，婦深用事，賄賂頗多，孟不能禁也。今其在津所私者，聞爲淫伶元元紅云。

追歡買笑與夫元紅復相尋意轉傷二百萬金揮手壽。風流孽債爲誰償。孟亦夙好報色。前此在滬押妓極多，今婦以笑其所歡，揮金至二百餘萬，或謂所以報也。

總香魂住所之料得九原含笑說兒家未婿是金龜。

孟婦之死，或謂爲孟所手戮，或謂孟實逼令自殺二說都是，今尙無從取證。

貧賤癡愛變堪哀。因果離奇莫說猜。血污游魂迷也未。孟婆莊上孟婆來。

新救妻

(爲母)

人民國兵爭亂紛紛，差不多英雄氣概龍江的說是邊防警察，隣近着黑龍江的就是遼寧省城，那城中有一位將軍是真好漢，提起他的威風也不遜張翼作張飛，這將軍，在民國初年也是常常的通電，列位在報紙上談及仰他的大名，他祖宗本是鄧

嬌的一位亞姐，便是這亞聖人質德嬌兒孫，他家的大太太向來賢德，斷斷堂上教子把名成，這位將軍生來有大本志，一心就武他更樂于文既，既有將軍便要掛印，自然堂印的就有是一位夫人，那人夫人，生得千嬌百媚，沒一個丘八太爺瞧見了不消現，因孟將爲子識，夫妻們偶寓在海津門多因爲這位將軍家聲望也不過海在戲園子裏稍須散散心，好姻緣誤

新救妻

民國兵爭亂紛紛。起多少英雄與情  
龍江的東就是那處蒼松林。那城中有一  
一位將軍是真好漢。提起他的威風  
也不退避似張作霖。這將軍在民國  
初年也常常的通電。列位在報紙上  
也談久仰他的大名。他祖宗本是那

寒雲主人好古知  
不曉風

紙每字五角 繪畫圖信 立軸屏條 每幅每字五角 扇及小楷圖 詩文均另議 絲綢加加倍 不加

社  
愛光司光録

第十三回 輪官司村女投河

瘟病云：「某道位有所不知，我們同鄉劉大爺口封我們做了猪狗，少不得賣大哥哥在這裏做一個副縣公。」兄弟雖然不時拿着一個報紙充當一紙新聞，却不曾在報館弄過呢。如今換了一張嘴，咬人更是我的本行。老實說他姓劉的當初不問猪狗拜了豬狗不是不知道交情的，便在豬房前打聽，便看見我，便在我面前罵我，罵我是猪狗，罵我不該洗淨清白，原來俺自己失誤，不該沒分清白，就早出這房門哩。海蟾聽他這番話，十分慌怯，輕易是不好惹的，只將他們也罵在裏面。又知道瘟病雲爲人十分風流，輕易是不好惹的，只將他們也罵在裏面。

洩盡情美人設局

真是乘興而來，敗興而去。說不出他心裏懊惱，依福民主張，便想將劉文輝逐出門去不理他，陸富興與老不認，將祝鵬文喊至面前，告訴他這話，說祝鵬文的跪在地下說道學士生自從出了張公館，久久不肯回去，此時也沒有顏面再去傍衙門下，況且令甥劉大爺，定然將學生恨入骨髓，學生若進了城，少不了得要死在他們手裏。伏乞老爺開一方方便，權給上多養了一頭水牛，賞一碗清粥飯，早日流出家來。

南枝

雜

(鄉下)

南技

海風病室只是仰着脖子，不理。海風罵他大沒趣時，其面色已深心裏異常焦急，後來由孟亞賣出來排解笑話。海翁陪罪是沒有有效力的，使僕子見不如由海翁轉請新娘子向盧天哥招婿一讓，或者盧大哥有新娘子上父母膝下，誰人變生大奇也未知知。

海翁有個沒法只得向紫荃去說項口事，做初不肯因為想到良宵不可不聚，他初才款款的走近瘋病房先生處，先請起師來，過後再叫他登門叩謝。

C先生臨門口薄面饒他一個句犯惡法，只得暫且失陪，解表跪竟實實。

黑先生們在房裡之禮，至於外間更便，使他先生們所賜的一切：衆人聽了這老娘片子急急合歡愛的將他們意態，我們做人情大方勝敵一千人進的拖扯的扯出一團出了戶外，患病害也不得將機就計乘勢出去，以後再說陰陽富貴輪了官司，囑同旅館

極度之際，飛鴻就在台上，更官郭率命力提劍募款助餉，上日編鄂軍醫院部，當時人事新異，趨如鶩上年抵湖中，鴻翼又鼓吹不遺餘色於戲廳中間繞星相十圍，閉建諸金數額，綜觀其生平而隨消清似假其他評語家爲優，至字于而不滿，外交不雅資緣出身自以放蕩自甘，而且非牛雜獸兼以過飲酒肉而已，日本雖有身居名流名爵今死矣沈痾肺癆彈詞林泰形容其人兮又死一程高飛要有那少梅樹然少梅之死，較程尤甚，程是在程上也寬爲調格社之大不幸，凶悍而死兩地說岳傳者，遂無負一時盛譽之子矣！

前幾天在品報看見有署名戲子破告評劇家一篇正想示其荒謬可詠有一位評劇家我也就問他說的話不得我心所以我就不必說了昨天

駁戲子（又一評劇家）

姻緣都是前生定、既遇見了冤家、  
能殺不留情、也有眉清目秀的頑  
旦、也有文縐縐的巾兒生、夫人

靠近一身火紅雖然把鬍子掛在  
 表堂堂還泰家過家的督軍，那將軍  
 日夜忙他選定了他的國家大事，這將軍  
 開工日再來請兒女私情，想這元元  
 紅有多大的福分，他好比一隻烏鴉  
 入了鳳皇巢，可巧這將軍奉命到吉  
 林省，搬搬了夫人獨守着電光燈，不  
 得獨眠使女來通信，也不知他在  
 在什麼旅館內造了醜橋成，正是欲  
 嬈嫌夜短，日南，兩日三，過起了  
 光陰，這將軍的火車奔得快，一溜煙  
 跑到了自己向家門，別說來吃茶，

我在北京逛了一個禮拜，戲園，  
 戲場，公園，南北班子，商場，都到  
 所見所聞，使我祇是歡氣，我所見  
 觸的人物，自官宦，伶人，新聞記者，  
 以及商家，苦力，妓女等等，亦祇  
 使我歡氣，

北京社會

陂的太太請去打撲克、輸贏未定得分身、莫不是鬍匪報仇將夫人

了票，贖來斷不止幾千金。但是贖有風來曉有耳，孟將軍也不是一張省油的燈。吉林省事件都都查得精確，是這家中一點小事那裏看不真？喘吁吁頭髮紫蒼蒼豎起，便救幾個能幹侍官上街巡，夫人忽然得了驚，好像半空中劈出一聲，扭扭扭扭的把夫人進說：爲妻的不過是愛看戲文，姊妹裏莫不放回娘家，夫主歸來有失，這道：元元紅愛買個名角，便是今晚正正是他的拿手戲，暗夫主何不叫半座托托卡到頭等包廂裏去聽一場？夫人一語還未了，那將軍的五條黃瓜已奉呈，你們想，這夫人的嘴巴兒發多麼酸，露露手指一彈也就要泛紅了，連連耳光左右開弓好幾，可憐這夫人不死已得昏，直直得夜明鏡撒了滿地，直打得昏倒，這將軍的貴手從來未用過力，何況他們百結纒，中國第一不肯已做國奴，第二就是不肯在家中做一頂綠頭巾，這也不怪將軍心腸狠了，打四日手還未停，將軍結腸爲了性命，那夫人一驚飛到了他家的玉鑾亭，元元紅還罵不，便是到某某飯店去開房間，



看見戲子、又回覆了那一位評劇家、  
一篇、說的較前尤其荒謬、那我可忍  
不住了、所以我也來說上兩句、

評劇家三字，既是個公名，凡  
是評劇的，就都可以用得着，沒有什  
麼壓配不配，肖不肖，就比方戲子二  
字，難道說不是公共名字嗎？難道說祇  
是戲子、旁白唱戲的，就都不是戲子  
了嗎？還是你這個戲子，就能代表  
戲子，這還是你戲子裏頭挑了  
劇，准你稱戲子呢？頭腦這樣不清  
可真是個下等人物了！

你說戲子，在中國列入娼隸，是最  
下等的，要是文人，斷不肯把這下等  
頭銜，罩籠上套，這話可也不能一  
概而論，你既是戲子，你總該曉得，  
我們同道的裏頭，有一個歐陽予倩，  
又有一個什麼汪鏡銓，起先都不是  
唱戲的，後來唱了新戲，還可拿那

一日，袁乃寬邀遊子宅，至戚戚重  
出一電示，電略謂張士麟措置不  
處，以財統餉，高文貴援充云云，予  
若何？袁曰：此電未奉，張尚未知，  
之不言，今軍心正在浮動，張父得實  
予曰：兄知此可矣，予思總張父  
謹得宜，方旋國門，即無故罷免，決  
其中深憶總統之任人，從無若此  
其當，當即出資電京，萬勿使外間  
無事告之，弟立即電京詳問，並請  
萬勿撤易，俾得回京，日前發示，袁  
示出，命令甚為穩健，予前為宣，  
所屬安分，急欲歸，忽予罷免，幸  
全家與地方，皆不可開交，恐大人  
桂鑾安之危局，男女賓客在子家，桂  
大人之叔，而吳小之為事。

全家與地方、搖盪安之危局  
大人於憂慮、

然說到那下腰的姬娥舞弄裏頭，實  
了一個三三零零的戲子，他們已經  
不是好的一個個人嗎？到了後來，  
麼把這下腰跳舞望臨床上套呢？  
你說戲已經破產，並且沒有存在  
我只要你不懂什麼叫作賣戲破產  
我只曉得戲子裏頭沒有賣的戲，既  
然沒有好戲子，那戲也就沒有價值  
了譬如空班北，到「頭老板唱罷」  
，就那「空班北」，聲聞全國，「頭老  
板死」，這劇戲也就沒有價值了，其  
實真的是「頭老板」空城計的脚本却  
依然尚在，怎麼說是舊戲破產呢？  
在要是再有「頭老板」那樣的「人」，或  
是比「頭老板」還好的「人」，我敢說舊  
戲就不但不破產，還要大興旺呢，又  
說要請「評劇界」創一種新戲，沒  
有好戲子，「編新戲」有什麼用，就是  
組出新戲來，也不過拿那個新字，來  
騙騙有客現在上海戲園裏不都  
拿這個舊客玩嗎？還是沒有好戲子，  
「評劇家」誰肯出這個帶着戲子騙人的  
戲，最近新舞台唱了一齣華奶奶的  
戲，你把那廣告翻出來，來看有說  
等頭道，那廣告有價值，及至看戲的  
重賞，前席上，也竟說「唱得

一個戲，就是那一幕整部戲子，在  
裏頭唱戲子，是好戲子，脚本是脚本  
沒有好戲子，光有好脚本，那些戲  
對於沒價值的戲，唱得不好，難道說  
於有價值的戲，他就唱得好嗎？  
你要請評劇家，指導唱得不好，  
這句話，說得不錯，說得很有價值，  
但是我們評劇家，怎樣個指導有  
方法，可不是一種，最通用的，  
蓋底抽新的法子，什麼叫作蓋底  
那，就是評論那戲法派的，新戲派，  
那不好的地方，沒價值的的地方，不  
痛快的地方，完全胡亂的地方，說的  
痛快快，罵得淋漓盡致，叫看戲的  
看了，明白的，恍然大悟，叫開卷的  
不好意思再去看，這我們評劇家，  
是盡了指導的責任，也不辜負你  
你說打框出不貼理，評劇家唱的  
說，戲曲本分兩派，一重歌唱的  
一重情唱的，我國舊戲，多重歌唱  
的重賞技術，情節上，移取「簡單」  
不大考究，打框出箱，這齣戲，唱  
重賞，前席上，也竟說「唱得

夫人在陰間甚麼光景，下同書中

宛如上海的一品香、大東亞、三旅館一樣，其中的人物，更是魚龍混雜，不可究詰。遊班子更是一般人物所不可少的事務，那窮極無聊的人，也想出種種法子去打聽茶園吃白食，人力車駛數以萬計，滿街巡邏，大概

口上圖說明 十一月一日，日本行明治神宮鎮座祭，特發此項

第一台之義務夜戲，以割荆者為最佳角如林，支配者亦不多觀。故此次楊小樓配演，在京亦不多見。因此先傳言有割荆者紅線盜盒，歌喉嘶嘶，聞者無不眉飛色舞，雖其價稍昂，誠推不願也。

五和樓之義務夜戲，吾尤滿意，富莫之珠座客，自始至終，唱做不懈，白尤佳妙，如嫵媚所迎之迎子，以鼻音連之，非他輩斷所可及，有人謂鼻音討厭，（指洋角言）然此嫵媚相迎

京華 曲韻 恨水自 京寄

一錢五釐、三錢二釐、五錢者、燒紫

神廟宮座祀鄭鄭廟  
三號者紅色大小同  
如去白邊則與橫道  
之我國現行三分鄭票  
相若上圖放大大將倍  
中繪神宮大殿之景  
輪廓則描宮內祭品之  
紋、亦取材於祭品、記  
爲菊藤蝶雀諸物、實  
之以告愛集郵票之讀  
者。

每次都是五六個銅子見的主意，  
當差事的老爺們是所談，無非是  
嬉游樂，遊樂再不然，便是薪水  
不着，或不夠用等問題。每日某  
的職務，祇是在衙門中寫一個某某  
到學校，便算完了，而且人是如  
是，所謂忙者，忙力是懶懶，忙的是  
逛，絕非真職務而忙也。  
凡來北京者，都知道北京是「京調」  
的產地，不管什麼「江蘇調」的人，都  
要勉力學幾句「京調」，以為「打  
茶圍」上飯館」的還帶上一助，因  
此一般老成精，最喜歡京調，班  
人支持着營業，蓋既要學唱「京調」，

陳作慶、歡聲雷動，直一五六之妙  
韻格格，黃臉孩子，萍萍黃面，宮置下  
裝後者，黃布長衫，雲雲黃面，觀興  
舞台上的花旦，何者兩人，一謂天  
有孫向小雲有弟，實令人羨慕不置  
然宮開陳鳳英，向宮藏，馬宮藏三  
人以負盛名，故互相妬嫉，在後台  
約不通一言，此實例上，大有關係  
之即言，所需言以調處者也。  
此晚義務戲，尚有小事可述，中有孟  
母擇居一劇，劇中人均不滿十歲，即  
孟擇母為熊貓，前年九歲，唱二黃，抑  
揚可聽，聲優慢步，令人失笑，飾守  
墓者為笑兒兒，亦不滿十歲，飾守  
墓者飾為哭兒，不滿十歲，唱作  
小兒啼聲，據云：年尚不足四歲，  
夫以幾歲小兒，扮哭聲登場，描摹古  
人，已屬奇聞，此兒乃方上初唱，均  
能合拍，在大庭廣眾之下，唱無懼事，  
此實難有過友小兒之國者也。  
劇中樓上有不遇女座，此國例外，樓屋  
見此五光十色之太太小姐，爭在門  
簾後偷窺，以飽眼福，不料鑿鑿輝輝，  
黃雀在後，小池子中，幾個捧角家，  
有得不亦樂乎，蓋當時在局外旁觀，  
軒渠不已，此亦一趣聞也。

苑  
六之續)

當此危急存亡之秋，子從之行，袁某、君即撤去營務處閱覽，謂袁曰：兄意已屬可電報者，秘不宣洩，有危無幾，奈何！前向有批諭，美其防範，亦非總統之事，兄與弟亦總統之事，即如袁某也。若有來詞，即安撫之，勿令驚動。子擬電一，此軍心所繫，定之。此軍心所繫，定之。此軍心所繫，定之。

未計言之過譽，非對長官所應今日視之。知予過之甚。氣之騰矣，而先公度容，誠實大焉。電發，軍中來詞者，紛紛相繼，蓋為電局所流露，予以絕無此事慰之，且命其傳牛同軍，勿為搖惑，向者來時，成張皇失色，去已愈烈。夜間，又電促請前來原因，謂：若即取消，仍恐激成張士樞等為難，且有調動之懼，乃予以收復。遍示各營，並出前電及陳請之電，以釋疑，舉歡呼，且誓以身殉節，不使有一草一木之虞。子復遣差，以廣張高所詳告之，張初欲自斃，子與袁力勸止之，以冀實之，且告以軍心之歛聚，張始欣然，予之必留強者，蓋彰德不隨四方而俱變者，張防衛之力也。先公謂前電原因覆雜者，誠有親者在，而先公實不知有前電，迫予從而隱之，彼之欲爭，恨以快私憤，實未計及繫於彰德之安危，遠因於此，故開闢軍實也。斯後雖微，而後來大事

非張以快私憤、

說不貼理。不過指點神、既來救人、既爲什麼不把他救出去，說是沒有理、既是神鬼戲，就得講神鬼的理。甯小說上，有應緣有難的話，煞神來打，是救他不要命，戲殺死，不於打棍一節是他命中該殺，有難，非受不可，就彷彿唐僧取經，他既有孫悟空，那樣本領的徒弟，不會叫孫悟空，把唐僧背在身上，一個勁斗，就到了西天，又何必定要受那種種種災難呢，這樣說起來，按照神鬼的舊說，不能說他不貼理。

你說如果不想賺錢的資本家，你情願不拿包銀，陪他去談通俗教育，你前頭回說過，你就要賺錢什麼都幹，怎麼這回又說不拿包銀，豈不是自相矛盾嗎？你就是不拿包銀，這通俗教育，你配談不配談？還是個問題，這些肉麻的話，請你不必說吧，那些不搭的話，請你也不來吧，唱戲的自然就不來唱，這話不是那樣說，如果唱戲的不來唱，那價錢的又到那裏去聽呢？你既是因價錢的，一定愛唱，那就不說了評劇家的指示，其餘胡拉亂扯，都沒有般的價值，恕不多

譚調是什麼（戲子來稿）

現在七十年多的時候，北京四大徽班的戲（京調的名稱，是南方起的，北京沒有什麼叫做京調。）方由笛子改做用胡琴唱戲，是那個時候，琴老板，雖用胡琴唱戲，每齣戲有每齣戲的腔調，是不相混雜的，如三死戲，三齣戲等都有，一定的味兒，無論是好角兒唱，壞角兒唱，都不許離樣兒的，自從猴小六和小叫天出來，才破壞了戲班的老規矩，把許多青衣腔老旦腔，都在老生腔裏去，不管什麼戲，總是那一套調，喉喉的味兒，所以他們戲必定要帶一把胡琴，別人的拉，領頭不上他的游腔滑調，我聽見前晚生先說，從前唱戲的沒有你唱什麼胡琴，現在唱戲的規矩，每齣戲總由拉胡琴的定一個公共的調門，你天大的好角兒也得隨着大眾去唱。

現在好戲，唱戲的無論是人，不是人，排班子的時候，先得帶一把胡琴，帶一場場，一個班子裏，往往弄了七